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到2020年只有3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3年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习近平主席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

贵州：用数据画像让数据说话，扶贫更精准

新华社贵阳5月14日电(记者王新明、施钱贵、马卓言)谈起运用大数据识别贫困户的事，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驻村干部周军仍记忆犹新。2017年，经过精准扶贫大数据支撑平台比对发现，一“贫困户”信息存在异常，周军和同事走访后发现，该“贫困户”家中有财政供养人员，按照规定如数退回了两万多元的危房改造款。

“用数据画像，让数据说话，假贫困立即就会现出原形。”贵州省大数据局副局长景亚萍说，针对部门数据不通不共享、精准识别难等“痛点”，贵州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支撑平台，打通公安、卫计、教育、人社、住建、民政、水利、国土、工商等17个部门和单位相关数据，为精准扶贫提供大数据参考。

黔西南州是贵州脱贫攻坚的“硬骨头”。“通过数据比对贫困户信息，快速判定该户是否有小轿车、是否有

商品房、是否开办公司等，确保扶贫对象精准。”州扶贫办总经济师余泽灏说，已对1925户“异常户”进行了核查，清退562户。

退出去还要扶得好。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大一新生王丽说，去年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一家人都在为学费发愁。有一天，她突然接到一条短信，上面写着：“你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入学时将免收学费，通过绿色通道直接报入学。”眉头之急解决了，这条短信至今还保留在王丽的手机上。

“不仅教育扶贫更精准，帮扶干部还可以通过平台找到帮扶对象致贫原因，在此基础上，引导困难群众开展种植养殖、做电商等。”景亚萍说，比如对于系统显示贫困户有汽车驾驶证的，可以协调汽运企业来解决其就业问题，真正“把钢用在刀刃上”。而对于可能因病返贫的，平台还会实时推送相关信息，方便干部及时掌

握情况、主动帮扶。

提起表格、检查，基层干部曾经抱怨很多，大量时间用在填表上，一些基层干部自称“表哥”。但是，填来填去，一些干部对贫困底数还是不清楚。

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公司首席技术官秦晓东说，以前，干部需要填写各类报表报送有关部门，有的涉及多个部门数据，且各部门数据更新时间不一、部门间数据不通，一些数据反复填报、多次填报，致使基层干部帮扶时间被大幅压缩。

“一人更新填报，多人调用共享。只需在大数据精准扶贫手机APP上填写、更新有关信息，相关部门通过平台就能查询和使用，不再重复劳动。”秦晓东说，平台能进行多维度扶贫数据统计、报表自动生成等，只需点击一点按钮，就能自动生成相应报表。

“干部少填表，群众少跑腿。”兴义市敬南镇党委

书记刘鹏说，上级检查也大幅减少，贫困数据不“摸黑”，干部越干越有信心，扶贫的点子也越来越多。全镇7个贫困村已经列出4个，剩下的3个贫困村今年将全部出列。

贵州省大数据局局长马宁宇认为，平台功能的发挥源于打通了部门之间的数据，将原来分别存储于各部门的小数据变成了大数据，“死”数据变成“活”数据。

“数据维度越多越精准。通过数据动态更新、自动比对，确保贫困户识别精准、退出精准；通过数据互通共享，动态分析致贫原因，帮扶措施能够精确滴灌、进村入户；通过自流程化快速准确查询、掌握有关数据，基层干部文案工作量减少。”马宁宇说，立足于该平台，一些地方还运用大数据监管干部工作、评估扶贫资金使用效益，探索“人员云上管”、工作云上晒、资金留痕迹”。

精准脱贫攻坚战 进行时

『扶贫车间』 助瑶乡脱贫

▶5月11日，在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镇，当地村民在“五月天服饰有限公司”的“扶贫车间”内参观。

2015年以来，湖南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主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引导400多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乡村开设工厂，把“扶贫车间”建在群众家门口，带动农民本土就业，推动产业脱贫。据统计，全县带动100人以上就业的“扶贫车间”12家，5人以上就业的“扶贫车间”320余家，共吸纳带动9000余名农村劳动力就业。

新华社记者段奕菊摄



山中自有“黄金屋”，林下经济助脱贫

湖南山区农民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守来了金山银山

茂密的树叶把刺眼的阳光过滤成了太阳花儿，柔柔地洒落在杉树林下，这是喜阴的魔芋最喜欢的环境。在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地灵乡的深山中，当地老百姓通过在林下种植魔芋，找到了摆脱贫困的“黄金屋”。

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分布在山区、林区，这些地区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也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如何在保护好生态的同时，又不让老百姓吃亏？发展林下经济成为一个首选答案。

前年，村民肖本华成立的种植合作社吸纳了十多个贫困户为他打理照料分散在不同树林下的一千多亩魔芋。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都会骑着摩托带着现金，穿梭于地灵乡的几个山头，为农户结算当天的工资。

在其中一片林子里，40岁的杜美香正和姐妹们把做好的魔芋根茎埋进树下垦好的土里。两年前，杜美香一家五口的年收入不到1万元。去年，她不仅从肖本华的合作社拿到种植魔芋的一万多元工资，还通过在当地的魔芋加工厂打工，另外又挣到一万多元。得知记者的采访意图，忙碌的杜美香开玩笑说：“你来晚了，我

已经脱贫了。”

森林覆盖率超过72%的会同县，种魔芋吃魔芋的传统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但过去人们只是在房前屋后零星种一点，吃不完的才拿到集市上去卖，从未想过把它做成一个产业。几年前，种植户邓云辉借钱办起了全县第一家加工厂，短短两三年时间里，魔芋豆腐、魔芋零嘴、魔芋面条等各种五花八门的产品都卖到了日本、新加坡。“会同全县魔芋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3万亩，光是种植环节每亩收益就能达到8000元。”邓云辉说，目前他正和一些科研院所合作，研发魔芋面膜。

在邵阳市隆回县，郭葛的养殖场依山而建，每间猪舍的围墙都开了一个洞，好让藏香猪能随时钻到山上“撒欢儿”，而几千只“走地鸡”也全部散养在林子里。

2017年10月，郭葛参加了湖南省扶贫办组织的脱贫培训，在众多的科目中，他选择了林下养殖。勤劳本分的他回来后不仅半借半建了养殖场，还通过自学掌握了如何将畜禽粪便处理成有机肥来实现种养循环，几乎每天都会通过电话和微信请教当时授课的老师。

尽管还未掘到自己的第一桶金，但在政府和老师的

帮助下，郭葛在兽医保健、对接销路方面已经做足了准备。“到今年冬天，我的‘钻山猪’走地鸡就可以卖钱了，一切顺利的话，一年能有20多万元收入。”憧憬着未来的郭葛还特意在养殖场门口手写了一副对联——“用良心养殖健康食品，让真诚感动各方客户”。

山林不仅像肺一样，给人们吐纳最新鲜的空气，也像一个个聚宝盆，蕴藏着各种实实在在的财富。在湖南山区，除了种魔芋搞养殖、采菌子、开办林家菜、种植药材和蔬菜等林下经济模式正将生态和生存的矛盾化于无形。

根据湖南省林业厅统计，2017年全省共拿出超过200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了109个林下经济项目，其中安排贫困山区县扶持项目近50个，并创建了30多家“服务精准扶贫国家林下经济及绿色产业示范基地”，总产值达到数百亿元。大量曾经仅仅依靠每亩几十元生态公益林补偿的山区农民，终于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守来了自己的金山银山。

(记者周勉)新华社长沙电

碧桂园集团 特约刊登



扫描二维码关注“碧桂园”微信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众号



“脱贫不能等靠要，答案得自己去找”

五星苗寨“消灭”茅草房，勤劳奔小康

一场雨过后，云南昭通昭阳区靖安镇五星村苗寨自然村的天气冷了下来。王有华紧了紧身上的衣服，有些想念海南岛温暖的天气。

2个多月前，54岁的王有华和他59岁的老伴张美刚刚结束了为期半年的打工生活，从海南返回五星苗寨。“苗寨冬天冷，9月前，我们就前往海南打工。转过年来，海南又比较热，春节前后我们就返回苗寨。”王有华咧开嘴笑了，老两口都已年逾五旬，干不了太重的体力活，就在海南找一些打理苗圃、种花种草的工作，“一天的工钱90块，我们俩出去半年，能攒上2万多块钱带回来。”

王有华夫妇俩2014年开始了“候鸟式”的打工生活，寒来暑往，从未间断。家里添置了大彩电，老两口玩起了智能手机……“出去打工半年挣的钱，相当于我们种多少年的地啊！”王有华感叹，回到苗寨的半年自己也没闲着，仍侍弄着4亩土豆，“不忍心看着它们荒了。”

出去打工之前，王有华全家人都靠这几亩地养活。“特别是冬天，全家4口人就挤在一间破茅草房里烧洋芋吃。”贫困在王有华心里难以磨灭。

五星苗寨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海拔2050米，气候冷凉，村内100多户、400多人全是苗族。过去，村里的许多人住着狭窄低矮的茅草屋和树枝搭成的杈杈房，家里唯一值钱的就是门板和石磨，长年累月过着“住茅草房”“吃洋芋”的苦日子。

“真正的改变，从政府帮我们盖房子开始。”苗寨的村民小组组长王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2012年政府给五星苗寨每家每户补助了3万块钱盖房子，“消灭”了茅草房。没过多久，通到各家各户门口的硬化路也修好了。苗寨“住茅草房”的问题解决了，一年到头“吃洋芋”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不能等靠要，答案得自己去找！”村民们的话掷地有声。

村里土地不多，种土豆收益不高，出去打工成了群众的选择。作为寨子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人，王明学返回苗寨那晚，带回来好多水果、糖、烟和酒，村里老老少少都聚集到他家。“村民们都想去讨口酒喝，跟他打听打听怎样才能多挣点钱。”村民李光琼回忆，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跃跃欲试，沿着通往硬化路走向了外面的世界。海南、江苏、浙江、广州、新疆……哪里招工就去哪里；

搞绿化、做建筑、架电线……不嫌远不怕苦。

留在村里的人，也琢磨起怎么改变“吃洋芋”的生活。“我借钱买了一台脚踏缝纫机和一些布料，开始帮人做服装。”李光琼高兴高采烈地说，很快就接到了订单，客户都觉得她做的苗族服装好，回头客很多，2017年挣了约3万元。“今年，我换了一台电动的缝纫机，做衣服更快了。”

有些人出去学了驾照，跑起了运输；有些人就在村里种起中草药；有些人到周边的县城开起了服装店……2017年二季度，靖安镇全镇范围内开始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评议工作。“我们一统计发现，五星苗寨的人均年收入已经突破了6000元；130户中，近60户买了小汽车。”五星村党总支副书记李光荣说。

住着政府帮忙建的房子，硬化路通到家门口，坐着汽车想去哪就去哪；每顿饭都有米、有肉；每年能有点积蓄……这就是王有华理解的好日子。“想过好日子，与其天天待在家里等靠要，不如自己出去劳动来得实在。”王有华说。

(记者吉哲鹏、丁怡全)新华社昆明电

『一县一策』，山西集中攻坚深度贫困县

新华社太原5月14日电(记者王飞航)记者从山西省扶贫办获悉，山西省委常委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关于一县一策集中攻坚深度贫困县的意见》，今后山西将用更有针对性的举措，解决深度贫困县存在的突出问题，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取得突破。

山西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山西就有吕梁山、燕山—太行山两大片区，2014年建档立卡之初，山西共有贫困人口329万，贫困发生率13.6%，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是基本省情。

2017年6月，山西省确定偏关县、宁武县、静乐县、兴县、临县、石楼县、永和县、大宁县、天镇县、广灵县等10个县为深度贫困县，决定在未来几年采取超常规举措，向深度贫困发起“总攻”。

山西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以来，山西各地聚焦深度贫困，集中力量攻坚深度贫困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推动深度贫困县如期脱贫摘帽，面临的任务依然艰巨。今后要继续加大对10个深度贫困县资金、项目、政策举措倾斜支持力度，突出抓好深度贫困县特色产业主导产业发展，实施“一县一策”攻坚深度贫困县，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取得更大突破。

产业是脱贫之基、强县之本、致富之源。山西省提出，10个深度贫困县要结合经济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和群众生产生活实际，明确主攻方向，加快脱贫主导产业培育。

按照规划，2018年到2020年，山西将在偏关县、宁武县、静乐县改造新建沙棘林30万亩，在静乐县发展藜麦10万亩，在兴县、临县、石楼县、永和县4县实施干果经济林提质增效100万亩以上，在永和县、大宁县提升发展水果26万亩，在天镇县、广灵县发展杂粮24万亩，在天镇县发展蔬菜3.6万亩，在广灵县发展食用菌1万亩。

“我们要通过3年时间，在10个深度贫困县形成优势明显的农林脱贫主导产业体系，惠及当地50%以上的贫困人口，加快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步伐。”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志杰说。

贵州铜仁通报3起 扶贫领域典型案例

新华社贵阳5月15日电(记者施钱贵)为进一步严明纪律，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作用，近日，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纪委对查处的3起扶贫领域典型案例进行通报。

万山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吴敏失职问题。2015年11月，时任万山区谢桥街道办事处人社中心副主任的吴敏在开展精准扶贫对象建档立卡“回头看”入户识别工作时，不认真履职，未核查出村民刘某某的长子是国家财政供养人员，导致刘某某被违规列为精准扶贫户，并于2016年违规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房一套。吴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谢桥街道办事处收回刘某某违规享受的易地扶贫搬迁房。

万山区鱼塘乡易地扶贫搬迁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宇辉失职问题。2016年10月，杨宇辉擅自把周某某某家庭成员由2人修改为4人，导致周某某某享受一套易地扶贫搬迁房。杨宇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鱼塘乡政府收回周某某某享受的一套易地扶贫搬迁房。

万山区高楼坪乡镇规划建设站负责人罗方胜失职问题。2016年9月，罗方胜在易地扶贫搬迁对象资格初审工作中，没有对张某某的家庭基本信息进行认真审核，导致2013年已享受生态移民安置政策的张某某之孙重复享受易地扶贫移民搬迁政策。罗方胜受到行政警告处分；高楼坪乡政府收回张某某之孙重复享受的易地扶贫搬迁房。